

增
心
集
成

第一册

中國神秘文化典籍類編

主編：顧頡
重慶出版社



中国神秘文化典籍类编
(《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

堪 輿 集 成 (1)

学术顾问 张荣明
主 编 顾 颢
执行主编 陈 新
标 点 刘毅强
林申清

重 庆 出 版 社

出版说明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也是一个神秘之邦。先民们在与自然、社会搏斗中产生、发展起来的神秘文化，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现代科学正在试图诠释的一个文化热点。《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作为中国神秘文化精华之集大成者，自清代编定之后便一直为学术界所推崇。《中国神秘文化典籍类编》以《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为蓝本，由对中国神秘文化素有研究的专家学者进行遴选、标点，采用简体字横排，配有近千幅插图，并有学术性的总序和分卷导言以为引导，是当今研究中国神秘文化精要的一份重要资料。

《类编》共分六卷十二册，约五百万字，附图近千幅。各分册独立成卷，计有星命集成、相术集成、堪舆集成、择吉集成（包括射覆、挂影、拆字）、卜筮集成、术数集成。其中包括《周易古占》、《三命通会》、《玉照神应真经》、《黄帝宅经》、《卜筮全书》、《张果星宗》、《相儿经》、《管氏地理指蒙》、《太乙淘金歌》、《大六壬类集》、《龟经》、《耶律真经》、《人相篇》、《郭璞古本葬经》、《太乙局》等历代名著。由著名学者洪丕谟先生审校；著名学者张荣明先生撰总序和各卷导言，并担任学术顾问。

总 序

张荣明

中国神秘文化渊源之邈远悠久，内容之丰富繁杂，形式之光怪陆离，举世罕见其匹。诸如卜筮、星命、相术、堪舆、择吉、太乙、遁甲、六壬一类东西，古人或称之为“术数”，或称之为“方术”，由于这类东西奇谲怪异，玄妙得令人莫测高深，故今人又统称之为神秘文化。

五花八门的古代术数，不管内容如何千变万化，它们的共同本质都是预测吉凶。

自古以来，宗教家所描绘的那种莺歌燕舞、太平祥和、美仑美仑的天堂、天国以及极乐世界，始终是一个飘渺虚无的海市蜃楼，从未在尘世真正梦想成真而得到实现。相反，人类面对的是一个严酷但十分真实的世界：江河泛滥、山崩地裂、冰雹蝗虫、饥荒瘟疫，是自然界经常上演的闹剧；弑君夺权、王朝变迁、烽火四起、兵荒马乱，是历史不断导演的节目。在天灾人祸交相夹攻之下，古人除了哀叹“乱离人不及太平犬”之余，无疑会感到个体自身命运的飘浮无定，又无可把握。应该说，人类尤其是一个个单个的人是极其脆弱的。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讲得好：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

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①

这种脆弱性的表现在于：不必说自然界的重大灾变以及社会政治领域的巨大动荡，甚至于日常世俗生活中的某一件突发性的偶然事件皆可影响到人的生存安危状况。然而问题的关键是：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人类尤其是古代中国人，他们不甘心俯首帖耳地让命运牵着鼻子走，他们殚精竭虑，运用天文、历法、音律、地理、中医、哲学等各种知识，综合起来构筑各种数理论模式，试图预测吉凶，冀福避祸，享受一种康乐太平的生活。这或许就是中国古代术数滋生的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原因。

古代中国人不乏机智，他们针对不同的对象，大则国运命脉、气数变化，小则家族兴衰、个人祸福，乃至某件事情的成败得失，某个时空方位的吉凶取舍……，分别以不同的术数模式去尽力作出预测。诚如明代著名学者万民英指出：

古今高人达士稽考天数、推察阴阳，以太乙数而推天运吉凶，以六壬而推人事吉凶，以奇门而推地方吉凶，以年月日时而推人一生吉凶。^②

宏观与微观之结合，时空与方位之交错，中国术数模式之繁多，构架之巧妙，运思之奇特，内涵之深邃，可谓遍五洲四海而罕见矣。

当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价值体系中存在着几种不同层次的需要，当人类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要”之后，就寻求“安全需要”。显而易见，预测吉凶就是古人维护生存的一种本能的“安全需要”。当古人不甘心浑浑噩噩随遇而安，而是企图预测吉凶，主宰命运之时，这或许正是一种“人定胜天”的曲折表现。

在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社会中，预测未来以及如何提高其精确性仍然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种目标，例如气象预测、地震预测以及国际政治形势预测、各国社会经济预测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凡

① 《思想录》第157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② 《三命通会》卷一“论支干源流”。

是涉及到人类自身安危的因素，人类都将加以关注并进行预测。

另一方面，发展至今的科学并不能决定一切。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指出：

不论已经昌明的或尚属原始的科家，它并不能完全支配机遇，消灭意外，及预测自然事变中偶然的遭遇。^①科学的客观情况既然还不尽如人意，那么二千年来深入人心、盘根错节的术数预测自然会乘虚而入，拾遗补缺。

长期以来，学术界的研究往往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形而上部分即佛道儒思想，不屑顾及形而下部分即星相占卜之类的神秘文化。这种畸轻畸重的现象，随着学术研究的全方位的深入展开，将会逐步得到克服及消除。

必须看到，肇端于先秦两汉的名目繁多的术数，对于古代社会的各个领域有着无孔不入的巨大影响。自古以来，人们对于施政方略、用兵打仗、擢拔人才、赴考求官、工商谋财，乃至婚姻娶嫁、造房筑坟，自帝王贵族至于黎民百姓，无不求助于术数而企图预测吉凶。或许可以说，不了解各类术数的具体内涵与来龙去脉，就不可能深刻理解古代中国思想文化及其社会风俗的独特面貌与内在涵义。这就是我们研究神秘文化的历史意义。

其次，考虑到周易八卦、阴阳五行、遁甲六壬、命相堪舆之类的术数，虽然在历史上也遭到多次严禁，但二千多年来，或风行于朝廷，或潜流于民间，历久不衰，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那么，人们或许会问：林林总总的古代术数是否如同披着神秘外衣的气功内丹术，其中也隐藏着一些“合理内核”？任何事物皆可一分为二，古代术数也不可能彻头彻尾皆是糟粕。因此，如何剥离“合理内核”，剔除陈年糟粕，扬弃荒谬成分，破除虚妄迷信，这是我们研究神秘文化的现实意义。

① 《文化论》第48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

鉴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意义，神秘文化自然应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在进行学理上的深入研究的同时，还要进行理论上的分析、扬弃乃至批判。当然，这种扬弃、批判，不是毫无说服力的一言骂倒，而是摆事实，讲道理，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一一揭示荒谬糟粕与合理内核，有助于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全面了解。

不言而喻，对于体系庞杂的神秘文化进行严肃认真的研究、分析与扬弃，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不能指望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是我国古代神秘文化的渊藪，汇集了极其丰富的资料，集合众人之力，在此基础上整理出一部《中国神秘文化典籍类编》，以供学术界研究之用，这正是顾颉、陈新两位主编的初衷。

1993年12月8日写于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

导言 堪輿源流及其发展

张荣明

一

堪輿,又称风水,作为中国古代方术之一,与仰观深邃无垠的天空的星占术截然相反,它专门俯察江河竞流、群山起伏的大地,精心选择人类生死两大归宿的场所——即活人的住宅基地与亡者的坟墓葬地,并以宅坟周围的不同风向水流来判断住家或葬者一家的吉凶祸福。托名为晋代郭璞所著的《葬书》曾给风水下过这样的定义:

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古代风水通常包括相宅、相墓两个方面,上述定义仅涉及一面,无疑失之偏颇,存而不论可也。

考《周易·涣卦》有“风行水上,涣”之语,其意为“激动波涛,散失之象”^①,似与风水本意无关。纵观历史,风水之名诚属后起,原先或称“形法”,或称“堪輿”。所谓“堪輿”,其本意究竟又作何解?《淮南子·天文训》有文指出:

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为奇辰。

近人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指出:“陶方琦云:《文选·扬雄》甘泉

^①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卷六。

赋》注、《汉书·艺文志》注、《后汉书·王景传》注引许(慎)注：‘堪，天道也。舆，地道也’。按：高(诱)无注，《扬雄传》张晏注曰：‘堪舆，天地总名也’。”又，清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认为：“盖堪为高处，舆为下处，天高地下之义也。”归纳起来，古人对于堪舆似有三种解释，即天道地道之义，天地总名之义，天高地下之义。可惜皆不贴切。《说文》云：“堪，地突也。”段玉裁注：“地之突出者曰堪。”堪舆，是指大地的高出部分，如山脉山坡一类的地形。推测早期风水术，其内容无非是寻找较高敞的地形建屋下葬而已。堪舆的本意，或许与此有关。

李约瑟《中国科技史》对于堪舆也颇为关注，他指出：

查特利[Chatley]对堪舆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说它是“调整生人住所和死人住所，使之适合和协调于当地宇宙呼吸气流的方术”。如果生人的住宅和死人的坟墓没有得到恰当的调整，那末对该住宅的居民和对尸骨葬在这座坟墓中的死者的后代，将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反之，选地良好可保佑他们发财、健康和幸福。①

总的看来，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堪舆的内涵理解得不错，因而所下的定义也能确如其分。

在初步搞清堪舆的定义之后，我们再来考察它的渊源。由于殷商卜辞中关于占卜建筑的记载一鳞半爪，言而不详，这里暂且撇开不谈。迟至周初，人们建造城市往往先要勘察地形。《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说：

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京正之，武王成之。

这说明周武王在选择镐作为国都地点时使用了龟卜。建都乃国之大事，周武王借助龟卜来选地建都，无非是想按照天意这样一种

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第38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神秘的力量来找到一块风水宝地。又，据《尚书·洛诰》记载：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圉，则至于丰。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

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

大意是说，周成王决定营建洛邑，太保召公在周公之前，先去洛地勘察地形。过了几天，召公又去洛地，并进行占卜，得到吉兆，便开始营建。这说明最初的“相宅”还与占卜结合在一起。

召公之后，周公亦去视察洛地，并进行多次占卜。《尚书·洛诰》记载：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复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东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忼来，以图及献卜。”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其作周匹休。”

周公占卜了黄河以北的黎水，不吉。又占卜了涧水以东、瀍水以西以东的地方，皆得到吉兆。对于周公的“相宅”，成王表示大加赞赏。

以上记载可以说是古代相宅即阳宅风水的萌芽，接下去再考察古代相墓即阴宅风水的渊源。

《史记·樗里子传》记载：

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曰：“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樗里子疾室在于昭王庙西渭南阴乡樗里，故俗谓之樗里子。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直其墓。秦人谚曰：“力则任鄙，智则樗里。”

樗里子，人称“智囊”，曾任秦国臣相，死后“葬于渭南章台之东”，他预言百年后“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可见他所选择的墓葬之所自

然是一块风水宝地，故无怪乎清人要把樗里子奉为历史上首位堪輿名流。^①

从种种迹象判断，人们在战国时期已越过阳宅风水的樊篱，着手探索并开拓阴宅风水。《礼记·杂记上》指出：

大夫卜宅与葬日。

孔颖达《疏》说：“宅谓葬地。大夫尊，故得‘卜宅与葬日’。”大夫地位显赫，不仅以卜选择葬地，而且还要选择葬日，这些举措皆可视为阴宅风水的开端。

《孝经·丧亲章》亦有近似的记载：

孝子之丧亲也，……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

这里不讲以卜选择葬日，但以卜选择葬地似乎是孝子应为父母所尽的义务。总之，《礼记》与《孝经》的这两条记载可以为战国时期樗里子选择葬地增加一些旁证。

不论阳宅风水及阴宅风水的最初源头向上可以延伸到哪里，单就堪輿作为一门定型的方术而言，至西汉时代已经完全成熟。

《汉书·艺文志》已记录了两部与堪輿相关的著作。五行类中列有《堪輿金匱》十四卷，形法类中列有《官宅地形》二十卷。史学家班固并作了以下的按语：

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

内含“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的“形法”，无疑是堪輿中的相宅。然而奇怪的是，班固何以要把相宅与相人相畜以及相器物混淆在一起呢？后来元代的赵汭对此作了回答：

夫山川起止合散，其神交气感，备百物之情，故地形

^① 见《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堪輿部名流列传》。

书之与观官宅人物者，同出一原。^①

《堪輿金匱》与《官宅地形》早已亡佚，后人无从窥其真相，但汉代堪輿的内容却并非全盘散失，在有关文献中还保留一些概貌。东汉王充《论衡·诂术篇》记载：

图宅术曰：“宅有八术，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之，第定名立，官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宅不宜其姓，姓与宅相贼，则疾病死亡，犯罪遭祸。”

图宅术曰：“商家门不宜南向，徵家门不宜北向。”则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胜火，火贼金，五行之气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门有宜向，富贵吉昌；向失其宜，贫贱衰耗。

以“宫商角徵羽”五音及“金木水火土”五行立论的“图宅术”显然是一种阳宅风水。

《论衡·讥日篇》记载：

《葬历》曰：“葬避九空、地白，及日之刚柔，月之奇耦。

日吉无害，刚柔相得，奇耦相应，乃为吉良。不合此历，转为凶恶。”

汉代的《葬历》认为：下葬要避开九空、地白这种不吉的日子，同时又要使刚日柔日、单月双月配合得当。显而易见，《葬历》的内容可归入阴宅风水。

以上所谈的是汉代的堪輿理论及其著作，以下再提及几位与堪輿有关的汉代人物。

文献上有“汉有青乌子善葬术”^②之记载。这位青乌子精于相墓，大名鼎鼎，以致后世又称堪輿术为青乌术。关于青乌子其人，

^① 元赵汭：《葬书问对》。

^② 隋陆法言《广韵》十五“青”引《风俗通》。又，《抱朴子·极言篇》说：“昔黄帝生而能言，……相地理则书青乌之说。”则青乌子的年代更为久远。

《青乌先生葬经·序》讲得略为翔实：

先生汉时人，精地理阴阳之术，而史失其名。晋郭氏《葬经》引经曰为证者，即此是也。先生之言，简而严，约而当，诚后世阴阳之祖书也。郭氏引经不全在此书。其文字面不全，岂经年代久远，脱落遗失与？亦未可得而知也。

汉代的开国功臣韩信似乎亦信奉堪舆并付诸行动。《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

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

韩信尚未显达时，已经志向与众不同，其具体表现在选择高敞开阔地来葬母，“旁可置万家”。这种行为无疑含有“葬先荫后”的思想动机。

至西汉武帝时代，职业性的堪舆家已进入宫廷，以备帝王随时咨询。《史记·日者列传》记载：

考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太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

降及东汉，堪舆更为流行。《后汉书·袁安传》记载：

初，安父没，母使安访求葬地，道逢三书生，问安何之，安为言其故，生乃指一处，云“葬此地，当世为上公。”须臾不见，安异之。于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

袁安在汉明帝时官“拜楚郡太守”，章帝时又为司徒，后来虽遇窦太后姐妹专擅朝政，但不仅自己一生善始善终，而且子孙数代皆为高官。史学家范曄把这一切归之于袁家祖坟风水，固然有附会之嫌，但袁安本人相墓葬父亦是客观事实。

《后汉书·郭镇传》记载：

顺帝时，廷尉河南吴雄季高，以明法律，断狱平，起自

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时家贫，丧母，管人所不封土者，择葬其中。丧事趣辨，不问时日，(医)巫皆言当族灭，而雄不顾。及子诉孙恭，三世廷尉，为法名家。

汉顺帝时官至司徒的吴雄可说是一位颇具胆识的人物，早年母死之后，一反潮流，既不选择葬地，亦不选择葬日。然而“巫皆言当族灭”，由此可见当时堪輿的风行以及堪輿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当然，事实最后击破偏见，不信堪輿的吴雄却子孙“三世廷尉”。

魏晋时代，堪輿家人才辈出。《三国志·魏书·管辂传》记载：

辂随军西行，过毋丘俭墓下，倚树哀吟，精神不乐。人问其故，辂曰：“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谏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不过二载，其应至矣。”卒如其言。

据此，精于卜筮的管辂似乎还擅长相墓，他在这里提及的“苍龙、白虎、朱雀、玄武”是堪輿中的重要内容。^①

晋代的郭璞是一位堪輿名家，后人曾推之为堪輿祖师。考之史书，郭璞亦非生而知之者；他曾拜师受业，方能精通天文地理、周易卜筮之术。《晋书·郭璞传》记载：

有郭公者，客居河东，精于卜筮，璞从之受业。公以《青囊中书》九卷与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攘灾转祸，通致无方，虽京房、管辂不能过也。璞门人赵载尝窃《青囊书》，未及读，而为火所焚。

……璞以母忧去职，卜葬地于暨阳，去水百步许，人以近水为言，璞曰：“当即为陆矣。”其后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

① 葬书·外篇：“夫葬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

璞尝为人葬，帝微服往观之，因问主人何以葬龙角，此法当灭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龙耳，不出三年当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问耳。”帝甚异之。

据此，郭璞的堪輿术似乎能预测未来而屡屡奏效，可谓不同凡响。

魏晋以降，堪輿术更加兴旺发达，不唯堪輿家代有新人，其著作亦层出不穷。迨及唐宋，堪輿术遂分为二大流派。据文献记载：

后世言地理之术者分为二宗：一曰宗庙之法，始于闽中，其源甚远，至宋王伋乃大行。其为说主于星卦，阳山阳向，阴山阴向，不相乘错。纯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克之理。其学浙间传之，而今用之者甚鲜。一曰江西之法，肇于赣人杨筠松、曾文迪，及赖大有、谢子逸辈，尤精其学。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专注龙穴沙水之相配，其它拘忌，在所不论。其学盛行于今，大江南北，无不遵之。^①

风水之术，大抵不出形势与方位两家。言行势者，今谓之峦头；言方位者，今谓之理气。唐宋时人，各有宗派接受，自立门户，不相通用。^②

简单地归纳一下，就是江西与福建二大流派。前者专主山形地势，以龙穴砂水四者相配来定吉凶祸福，故称形势派，亦称峦头派；后者专主卦理星气，八卦五星来定生克吉凶，故称方位派，亦称理气派。迨至明清，峦头派寝寝乎已有取代理气派之势，所谓“大江南北，无不遵之”，亦非纯粹是夸大之言。

① 明王祚：《青岩丛录》。

② 清丁芮朴：《风水祛惑》。

二

如前所述，堪輿包括相宅与相墓两个部分。相宅一开始大都从宏观出发，即观察何处为建立国都的最佳地点。如《周礼·夏官司马》指出：“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周武王选择镐都，周成王选择洛都，无疑都是早期的相宅活动。有鉴于此，《泄天机》一书说：

四用建都为第一，天机原有术。^①

古人俯察有四用，建都是为重。^②

京都为一国之中枢，它的重要性不言而自明。按照古代堪輿的观点，建都的地点应选择山水交汇之处。《宅谱指要》说：

古今宅基，莫大于都会，山水盘纤，人烟湊集，衣冠人物，运祚绵长，故欲知宅基之法，必须知都会之形势，然欲知都会之形势，必先考大輿之脉络。朱子云：“两山之中必有水，两水之中必有一山，水分左右，脉由中行，郡邑市镇之水，旁拱侧出而似反跳，省会京都之水，横来直去而如曲尺，大者洞然于胸中，则其小者亦了然于目下，若大者渺茫而不知，则其小者亦恍惚而无着。故相宅基必先以地脉为先务，闪折而来，到头回逆，方与都会同局合形。”袁仰仪云：“地之情，一融一结，融则为水，结则为山，山脉暗昧难测，而溪涧之水与脉俱行，善观水者必于山，善观山者必于水，山依水会，犹骨与血也，岂可有山而无水；或有水而无山乎？”山属阳，水属阴，山向左包，水向右包，或山向右包，水向左包，两仪交媾，方成太极。故

① 《泄天机·建都入式歌》。

② 《泄天机·俯察本源歌》。

都会形势，必半阴半阳，大者统体一太极，则其小者亦各具一太极也。

以半山半水半阴半阳“方成太极”的堪輿观点来观察，中国历史上的几大古都的选址皆得其三昧。现以元代都城燕京(北京)、明初都城金陵(南京)为例，来考察一下南北二京周围的具体地形。《地理人子须知》指出：

北龙有燕山，即今(按指明代)京师也。以燕然山脉尽于此，故曰燕山。昔燕昭王筑黄金台以招贤者，因又称金台，古冀州地。舜分冀东北为幽州，故又谓之幽都。按邱文庄公《大学衍义补》云：“虞夏之时，天下分为九州，冀州在中国之北，其北最广。舜分冀为幽并营，故幽与并皆冀境也。”杨公云：“燕山最高象天市。”盖北干之正结。其龙发昆仑之中脉(注云：以华夷共视为中脉，盖鸭绿江外又有大干为护。)绵亘数千里，至于闾，历瀚海，之玄屈曲，出夷入貉，又万余里，始至燕然山，以入中国为燕云。(注云：北京谓山前曰燕，大同谓山后曰云。)复东行数百里，起天寿山，乃落平洋，方广千余里，辽东辽西两枝关截，黄河前绕，鸭绿后缠，而阴、恒、太行诸山，与海中诸岛相应，近则滦河、潮河、桑河、易河并诸无名山水，夹身数重，界限分明。

以地理之法论之，其龙势之长，垣局之美，干龙大尽，山水大会，带黄河、扈天寿，鸭绿缠其后，碣石钥其门，最合风水法度。又按《衍义补》云：“《朱子语录》谓冀都天地间好个大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前面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山为前案，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五岭诸山为第三重案。故古今建都之地，皆莫过于冀都。”就朱子所谓风水之说观之，谓无风以散之，有水以界之也。冀州之中，三面距河处是为平阳、蒲